WANG WENCHENG GONG QUAN JI: 1 : JUAN YI SHANG



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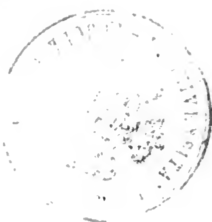
附[illegible]文[illegible]

王文成公全集

湖南湘潭王文德梓









重刻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前明王陽明先生全集行世已久蓋以其發明性命之理實爲有功世教之書也自異端者流妄斥其學術不端而先生之心跡幾不盡白於天下後世瀏邑陶春田孝廉名溥霍者篤志力行品端學粹讀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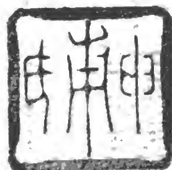


集想見先生之爲人細加批註手錄成書
未及刊刻而殁鄉名宿柳坦田名廷方者
余庚申同年友也性耽經史學究天人教
學三十年不厭不倦晚年旁搜博採尤無
虛日見春田是書謂先生當日所爲主良
知敦氣節者春田獨有以採其微抉其藴

也爰屬及門醵金付梓工未竣而坦田亦歿時余以讀禮家居其門人蕭子明哲汪子芾文子德厚出其書請序於余余維先生學術粹然一出於正數百年後得春田之識解獨超坦田之篤信不已使妄事詆誹者無從置喙而先生扶世翼教之深心

後世猶如見之若蕭子諸人踵承師志偉
讀先生集者豁然以解得所從入厥功亦
偉矣哉爰綴數語於簡端云
道光六年仲秋既望星沙郭輝翰申甫氏
謹序





陽明先生道學鈔原序

溫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攜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鈳馬逢暘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況彼已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於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以先生之書為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藁甫就即令汪本鈳校錄先

生全書而余專一手抄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熙時手他人不能代也抄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曾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數語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遣人為我取書令書與譜抵齋上亦遂成矣大泰公賁與泰念東公子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真是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我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辦心無不竭於艱難憂患也何有是處

上處下處常處變之衮上乘好尋宜其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
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丙閏日承乏督兩浙
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燬矣

畢序

蘇子瞻作韓文公廟碑謂其氣浩然獨存朱子敘王梅溪集亦謂其得陽德剛明之氣余嘗推論其說以爲天地所以運化無窮者陰陽二氣而已人生而稟乎陽者爲剛健爲光明爲君子稟乎陰者爲柔暗爲邪僻爲小人此固若黑白之不容混稱堅之不相入體之爲學術發之爲文章措之爲事功亦各異趨不可同也孔子嘗致慨於剛之未見矣又孟子曰吾善養我浩然之氣蓋剛者浩然之正氣也既有是氣又必養以充之非是則入於慾入於慾則其學術文章事功之際雖或各有成就然所

謂客氣而非正氣也考諸近代若前明北地李獻吉之才始忤劉瑾其後不能不屈于慾與寧庶人交通幾陷大逆其文章亦自倔強而不能進于古殆亦客氣使然也是時姚江王文成公亦忤劉瑾投荒萬里之外卒不自摧挫後累任督撫剿平大寇寧庶人之變內通嬖倖外結守臣聲生勢張動搖社稷公經畧措置親冒矢石不逾時而芟夷底定由是嫉媢橫興讒口噂沓又能屏營惕息深自斂退處九三惕若之時而不失乎剛健中正之體惟其養之有素故能措之皆得當或乃謂其權詭縱橫抑何誣也公少好讀書沈酣泛濫穿穴百家其文章汪洋渾灝

與唐宋八家抗行歸安茅順甫定爲有明第一宋金華而下不論也與北地同時者茶陵李文正新安程文敏倡明古學招致海內八士翕然歸之公屹起東南以學術事功顯而文章稍爲所掩順甫出而公之文始有定論幾幾乎軼茶陵新安而上之雖北地餘燄未息而學者知所向往韓子云其皆醇也而後肆焉公之文可謂醇而肆者矣先在南荒時究心理窟一日忽省於格物致知之旨此又孟子知言之學也故能吐其所得作爲文辭論者雖謂其雜于佛氏然要不可謂無其本者也公五世孫天鈞重輯而刻之屬序于余故謹論其大畧如此

康熙乙丑春三月崑山徐元文謹書

王文成公文

敘

自古賢人君子秉川疑岳峙之資以其文章事業卓然樹立於當時者代不數人顧其人既往而其精神歷久而長存者惟恃此簡編以附不朽而莫爲之後雖美弗章則甚矣作者難述者亦不易也吾於王天鈞年兄之重修陽明先生集不能無感焉夫餘姚名勝甲兩浙於山有秘圖四明之龍嵷於水有舜江之潏蕩故其人物多渟泓卓犖如嚴子陵嵇叔夜虞仲翔諸君子後先相望或以節氣或以博贍顯名當代求其以文章而歸之理學事功而出之性

天者惟陽明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天資絕倫弱冠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其立朝也以刑部主政歷官都御史累建奇勳如平茶寮征岑猛黨夷其八寨後錄平宸濠功襲封伯爵載在青史斑斑可考已先生少喜任俠工詞章中年體驗聖學卓然以斯道爲已任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皆盛行於世萬歷十二年與陳白沙先生同從祀

孔廟豈非一代偉人哉顧久而彌光者人也遠而易湮者言也先生文集流傳將二百年非有賢後人以似續其間爲

知其不泯於湮淪天鈞爲先生五代孫任滕縣愷悌有聲於退食之暇亟亟蒐先生文集考訂而重梓之夫滕以冲疲之地簿書鞅掌方補苴罅漏之不暇而天鈞獨留心斯事先德之弗墜表章之力也方今

聖天子購求遺書博徵海內先賢名蹟斯編成上之

中秘頒之天下天下學士大夫讀先生書想見先生之爲人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此物此志也夫

雲陽後學潘之彪撰

雲間後學猶之德撰

之名山傳諸其人此物此志也夫

中秘藏之天下天下學士大夫讀先生書見先生之為人蘇

聖天子購求遺書博徵海內先賢名遺斯編收上之

事先德之弗墜表章之方也方今

陳之地簡書執掌方輔直臣卿猶之不敏而朱鉤稽心斯

然後食之聖澀先生文集若訂而重梓之夫豈以[illegible]

知其不[illegible]天命為先生在位任[illegible]

王文成公文集原序

古今稱絕業者曰三不朽謂能闡性命之精微煥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舉內聖外王之學瓌而萃諸一身匪異人任也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三百年名公鉅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旂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所云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上承世德家學淵源少而慧齊長而敦敏諸如子史百家陰符韜畧年甫弱冠博覽

無遺又能兼總條貫置身於金聲玉振之林自釋褐成進士郎
以講學爲已任日與甘泉龍溪諸公反覆究論苦心提撕如傳
習錄大學或問諸篇惟以正心誠意立其綱知行合一明其旨
一時執經問業者幾遍天下雖在遷謫流離決勝樽俎之際依
然坐擁皋比講學不輟俾理學一燈燦然復明上接堯舜周孔
之心傳近續濂洛關閩之道統繼往開來直欲起一世之聾聵
而知覺之迄今讀夫子語錄有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其
望道未見之心振聾發蒙之念雖歷千古而如見也非天下之
至德其孰能與於此武宗嗣統年在冲齡貂璫擅柄流毒縉紳

端揆如劉謝二公及費傅石諸君子或罷或竄遠戍至氣銷沮賓繁有徒而公以新進儒生不避斧鉞申救言官極諫伊時逆閹喪志誓不甘心縱爲鬼爲蜮一任鴟張朝發九子之煙霞夕汎錢塘之雪棹優游自得何坦如也即至播遷絕域無不履險如夷殆曰天意夫豈人謀未幾安化狂逞於始宸濠繼叛於後破南康陷九江圍皖城欲順流而擣金陵江之西江之南裂焰橫飛人心風鶴此乾坤何等時也獨非夫子捧撫閩之命便宜行事駐節吉安勤王首倡則宗社顛危總不可問卒賴以牽制之機行間諜之計進攻南昌狐兎失穴鄱湖一戰鯨鯢

授首早已握勝算於一心眞足砥中流而擊楫者矣從此南贛之役頑民向化兩粤之役苗蛮格心所與運籌調度者不過文士屬吏初不恃兵威總以昭宣德化金戈所指告厥成功非天下之神武其孰能與於此至若摛辭運藻含英咀華固曰抒寫性情亦以闡揚義蘊夫子筆具扛鼎閫中肆外諸如牌文符檄類皆以至誠之念發爲文章置腹推心賢愚洞見中乎所格信及豚魚郎尾大如安宣慰桀驁如盧受諸人莫不回心革面伏禁軍門語云文之不宣行之不遠益於此而徵之區區登高作賦遇物能鳴又屬公之緒餘所不屑與春華秋實逐豔爭綺

者也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瓊竊因之而有感矣言夫子之功功在社稷言夫子之德德在覺民卽錫以茅土隆以師保誰曰不宜然能褫逆瑾之奸魂而不能銷比匪之猜忌能宣力於屛翰之中而不能立身於廟堂之上終使鞠躬盡瘁歿而後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興悲而後之憑弔者不能無遺憾焉卒之穆廟登極進謚復爵神宗繼統配享廟廷正氣以伸公論以定彼若彬若寧及新都永嘉輩久矣與草木同朽腐耳視夫子之屈在一時伸在萬世者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小子瓊六世祖大宗伯紫岩公與太夫子大冢宰龍山公共直講幄同

官南都節義文章誼存膠漆家傳九老一圖手澤依然音容宛在而先高祖越藩汝礪公大參汝翼公又與文成夫子同舉制科兩世年譜一時稱盛 瓊不肖不能仰承先志濫竽滕邑敢續轅下庚申歲而公五世嫡孫天翁繼 瓊來宰是邦雲礽奕葉繩合延津迴憶先宗伯圖卷後序有云同僚之誼交承之雅有兄弟之情焉不圖巧合百八十年以後符契若此亦足異也所有夫子集要三編一書先君子丹鉛點閱垂爲世寶而天翁亦以兵燹後舊板殘缺遍購不得 瓊又即以原本應之併取卓吾先生年譜合爲全書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校對數餘始蒇剞劂是役

也琳瑯錄[illegible]引[illegible]發徵觀瑩錄之豐纖贈[illegible]不時天[illegible][illegible]之
孝思得以展盡御 小子竊私淑先型益切羹墻之願揆此正心
誠意之學良知良能之念施於一家擴之四海則大地皆[illegible][illegible]
而八心無岐路謂為王氏之球圖也可謂為天下萬世之振鐸
也可敢備述淵源而併及之謹序

旹

康熙乙丑歲蜀果晉城後學馬士瓊敬書

也琳瑯

孝思得以展盡而小子私

誠意之學良知良能之念毓於一念

而人心無岐路謂姚江王氏之朱陸也可謂為天下

也可敢備述淵源所由并及之謹序

首

康熙乙丑歲圖果實城役事馬士瑛敬書

文集紀畧

先文成陽明公全集舊有傳習錄文錄別錄外集續編附錄世
德紀共三十六卷嗣値兵燹之餘原板散軼僅存李卓吾先生
手評道學鈔及大司馬我雲先伯續刻論學諸篇而已迨歷年
既久藏板又失其半嗟嗟先人之事功理學文章著述豈可使
之日淪湮沒乎樂志切纘承亟欲購輯其全其如聞見未廣蒐
羅未獲何及庚申歲樂來牧滁陽得晤舊尹書渕馬君歷敘世
誼追念先徽何以是集未全爲憾書渕遂出所藏一集以示樂
乗政餘卽互爲參考正訛補闕分別類序合成一部共計一十

六卷付之剞劂載餘告竣雖論諸全書尚多闕畧而較諸所存稍稱裒益倘後之人更能采輯而補 全之是又 樂 之所深望也

五世孫貽樂敬識

此書予訪之有年未得乾隆癸丑問之京都書肆亦不得久之乃於琉璃廠舊書店見此一集 如獲無價異寶不虛北上一遭下第非所計也勉行陶濤霍識

凡例

一先生致良知之學自與朱子同歸一致不知者詆以爲禪今其書具在可覆按也故不置辨

一先生在明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至嘉靖己亥華亭徐階督學江西祀先生於後圖並摹像而爲之記盖先生之功業文章久已昭明於天下矣茲皆不贅

一先生自明隆慶二年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照耀史冊原

不必藉文集以顯但所言皆切於人身心性命故不獨前
明早已刊刻行世即我
朝自康熙以來亦久有叅訂成編者況今加以後儒批註學
先生之學術益明胡可殁哉
一是集原板刻自前明後來所刻各以類體按年敘次此則
悉仍原板
一後來所刻於原本疏稿公移所載屬司詳文多有刪削畧
用貫穿今一概不敢稍易
一陶春田批註或旁批頂批總批俱註載陶云陶評以志

由苦心間有批註一二字未悉註載者省文也其總批兼註載俱係原批

一鏤版既成悉心校對終恐不免魯魚亥豕之誤且原板亦多可疑處悉仍其舊未敢任意點竄塗改讀者諒之

後學
蔣先甡
沈繩棫
文德厚
蕭明哲
劉旭韶
汪芾
鄭昭尹
謹識

陽明先生文集目錄上卷

第四卷

與錢德洪王汝中
答何廷仁
答王天宇
再答王天宇
與陸元靜
再與陸元靜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友人

南贛書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進勦浰頭賊方畧

尅期進剿牌

祭浰頭山神文

浰頭捷音疏

平浰頭碑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行廣東領兵官搜勦可塘餘賊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陽明先生年譜卷之上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自達溪徙居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文武全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推廣東叅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

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藁江湖雜藁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庵晩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爲陽明先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而先生生生之夕祖母

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遂

聞啼聲竹軒公故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生樓

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見之曰好箇

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師因携先生先

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

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
龍眠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
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
闊先生豪邁不羈龍山憂之唯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
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
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
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
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廿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歷詢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嘗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裂尸而歸爲朝臣桂萼所讒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

行入鐵柱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養生之術卽相對忘歸

三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歸以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

榜好作事三人也
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
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
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咸驚目爲天上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
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
御之才於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賓燕則聚果核列陣爲
戲

卓菴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說時務獨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即堪拔識況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之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既與夢符乃受之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審錄江北旣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出於是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嵓險訪之値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嘆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王思
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
蹟僕遇與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
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
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
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
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尙終日口巴巴說
甚麽終日眼睜睜看甚麽僧驚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
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

性諭之偕弟沚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先生手筆錄

出入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淸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

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遽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疏入亦下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迹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抑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

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遶墻意不入黎明僧皆來覩欲收其
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
異人嘗相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
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先生與論出處意欲
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
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胸
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
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徐愛先生妹壻也

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贄北面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

覺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
誤也乃以禮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
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
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先
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使平宋氏之叛亂發
微摘伏因有合省共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
而龍場以片紙回音讋服而悚懼之矣蠻夷所履之地即
能有益於國如此况親身爲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

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匆自是前輩所作所爲眞後

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

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爲

師嗚呼以若所爲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眞

難匹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

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非見後而始立心

去好也今人卻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
知得眞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蓋知行
合一先生在龍場時悟後教人語也故附於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冀元亨蔣信劉
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
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諸君
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
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

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
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黃勢姿
有得力處也
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說知行無
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
心但知先生苦心則便是能著力者
冬十一月入覲　時
黃宗賢綰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
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　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

至嘉靖壬午始觀實亦再請偁贈遂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淸吏司主事[illegible]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尚是朝覲官具在京[illegible]

正月調吏部驗封淸吏司主事

始論象山晦庵之學

王輿庵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決先生有書[illegible]

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論[illegible]

學深自感悔遂執贄

十月陞文選淸吏司員外郞　是年

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刑曹甘泉與黃

綰言於冢宰楊邃庵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

各相砥切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

人生易別而難會爲文以贈最可讀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淸吏司郞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與徐愛是年以祈州知

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
論大學宗旨愛聞之踴躍　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
百人歌聲振山谷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
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

無紛雜之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羲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盻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　是年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

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卓吾曰十家牌法今人行之則爲擾民生事先生行之則
爲富國強兵所謂人人皆兵不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
患賊盜生發者也不借兵則無行兵調兵之費不患賊則
無養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疆符今人未知耳故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彼但可使由者又安知有聖
人之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雨已而一雨三
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堂故先生記之

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爲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并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以河頭爲

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旂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旂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疏請遂有是命當時疏入尚書王瓊覆奏乃改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旂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眞謀監其軍瓊奏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唯會省有警則聽南贛兼應先生於是遂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剿滅之意蓋是

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故先犒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眞令入出涕也於是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勅奬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橫水及橫水左溪平桶岡雖強然亦驚矣於是復出不意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擣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旣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用久師多兵爲哉三省爽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耳亭吾記

時酋長謝志珊旣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浰
先生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

以收廓淸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屛中事冗尙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尙謙爲正憲師竟尙謙衙中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泄仲容等是矣使當日讀諭詞聞率黃金巢盧珂等相隨面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哉徒恃強狠全無耳朶目精不知今日贛州役倆汝等毛頭安能

則破巢擒出亦是積[illegible]已[illegible]並[illegible]不敢遂[illegible]古[illegible]自[illegible]

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

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

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儕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

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正
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者環四面乃
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諸子近
刻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
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也
冬月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是年愛卒先生哭不
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修濂溪

祠時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鹽稅例只三年

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

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則灘高故

三府之民長苦之鹽而私販者水發蔽河而下亦莫能過

乃上議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並受其福

矣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浰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先是正德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南昌諸生呈已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聞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略文名濠陰覓致左右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贍軍資擄

察使陸完遂悉心附焉及爲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
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
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
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兵
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頌已挾當道奏之武宗驚
疑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爲時江彬方有寵太監張
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臧賢交通寧
王太監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
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護衛以免

與交爲內主乃諷御史蕭淮上疏言濠交通宮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鎭守太監畢眞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忤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勑責鎭巡延和恐禍及己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瓊曰適聞宣召刑部赴闕何事瓊問延和延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

一和有慚色徐曰宣德中有疑於趙者命駙馬袁泰往

元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頷

勅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勅勅曰蕭淮所
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
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狗矛
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
建議選兵操江為江西流賊設衛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
議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華已聞朝議紛
紛晝夜奔告宸濠値濠生辰宴諸司聞而驚曰詔使此來
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
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

即可行事比旦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后有密旨令
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我不知其他濠怒令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
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邪遂同時遇害而逵竟罵
不絕口濠乃僞置官屬傳檄遠近改革年號指斥乘輿分
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餽
以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詡其
精澤巧麗賢吐實曰是寧王所遺者武宗曰寧叔何不獻
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

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從
旁贊決有旨大索賢家賢家多復壁外鑰木廚開廚即走
長巷通後垣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藏其家遠走會同
館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殺舉
事比華至反始促
十九年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既殺害守臣劫諸司據上游號兵十萬奪運船
順流欲下使竟非先生百計用閒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
半月日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於是當先生聞變

時卽返舟値南風急舟弗得逆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
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返風須臾而風止北帆盡起亦
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於天矣
濠遣內官喩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
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
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
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
飛報濠見檄果疑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
疏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

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揍濟官軍
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
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
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
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為據故令
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李仕實劉養
正內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
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
實乃屬宗支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

檄說安慶季斆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栟士實養正等東

下

按是時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　伯方壽祥防江　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　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　都御史秦金率胡兵由荆瑞會南昌　克嗣

鎭鎭江　許廷光鎭浙江　叢蘭鎭儀眞過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賊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並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呈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濠誘巢芳兵來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次日早先生喜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

壬午再告變時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疏乞便道省葬奉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於是又疏上偽撽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旂校二十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黑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剴切盡欲因是以感動武皇而孰知即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之難也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

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於新舊厰即遣奉新縣知縣
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厰
賊潰奔入城皆驚亂又見我師雲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
譟梯絙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以安慶圍急宜引兵
赴救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為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
慶賊必回軍死鬭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
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促
兵追濠
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

樵舍江西平濠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不肯退功當最

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圖

乃遣林槐與知府林城取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甚悉光嘗問

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

得渠一疑濟矣後過何圖為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

濠何事非間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即令光移

劉家屬於城內而善其飲食縛齋檄入欲斬濟躡其足遂不問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閭鋭與瑞昌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黃弘閫間吉安揭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黃亟入告先生徵笑而已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殉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入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

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

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也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生具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

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按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
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邪
王宗沭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嘗手錄先生與晉溪
柬一帙秉燭而讀卽廢書而嘆曰嗟乎大人建立功業信
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閫寄然猶藉晉溪公
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特有知己處中言聽
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
以爲敘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
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

壑者順也登高傳呼而建瓴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已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輒見疑孤遠孰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逭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即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於婺州使刻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邪晉溪名瓊太原人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門婿也爲余

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挑師奏讀至關係則擊節賞嘆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閩中有叛軍即奏師往視旗牌隨行不准繳時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即以旗牌便宜從事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洶莫知誰何時師讒毁百端然以奉旗牌練兵上游

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武宗既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乃駕迎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誰之力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臣覩覘賊平繳還旂牌舊制也而顧加命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有以也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肘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俟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

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功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

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恭
隨賫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五金錦
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
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
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文字他日當
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
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返江西時奉勅巡撫江西地方也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側

則入情洶洶因欲從京口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
之楊家京口也會奉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
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兩臺
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平先生既還北軍坐而
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不動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
各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密禁勿受先生
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
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亦感會
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魂時新經兵火哭亡

酹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邪遂班軍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也時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於讒然則永豈但協力遂庵能誅逆瑾於正德之初且協心先生代解逆濠於正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也阜吾子記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爲驗

對曰召必不至於是有詔召見先生卽至忠等恐拒之無詞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宴坐草庵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寔故遄赴至上新河竟爲諸權倖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曰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刘仙感人

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武宗前

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張永慰
辭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
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曰正德己
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
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
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
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
器有歸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朔

揭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

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疏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

代民上納民困稍蘇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姑援

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

吉安遊靑原山有和黃山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

以書問學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古本

之復是也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

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
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
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
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

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既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
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擠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
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黎龍
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
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

其後忌者搆爲飛語欲中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

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讒蓋忠泰挾天子以陷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不敢騁耳卒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啟元之兆先徵於此矣

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閉王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

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

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亦有體

國愛民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郎令叅隨往紀之曰

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

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阯有內難出其不意擣之一機會

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之謀而

豈知其計固有在者哉

入月咨部院雪門生冀元亨冤狀

嗚呼冀元亨豈用間之人哉先生多矣此李卓吾所以不取也

羅洪先贈女兒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用劉與陽明先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始相邀結也返至舟而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瞞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

吏好陽明曾經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含詐余若此己卯三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誣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余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

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與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産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税境內稍甦

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

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

世芳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人眞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祖墳

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真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是月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豐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庵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文以表章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

於龍場深慨㝎學不顧作鴟鴞錄以寄先生輛其身狂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東門入於白鹿洞

六月赴內召尋中止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

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葢痛母
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
生往迹洪獨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贄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
功績顯著你部裏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

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
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
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
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
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
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
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

先生洗爵而跪曰大八之教見所日夜切心者也







